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论丛
经典学术对话丛书：民族学人类学系列



jingdianxueshuduihua congshu
minzuxuerenleixue 人类学
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 xilie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nd Textual Practices
in Southwest China: A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with Overseas and Chinese Scholars

——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彭文斌◎主编

民族出版社

K280.7/2

2009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论丛
经典学术对话丛书：民族学人类学系列

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

——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彭文斌◎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彭文斌
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7

(经典学术对话丛书·民族学人类学系列)

ISBN 978-7-105-10166-5

I. 人… II. 彭… III. 民族人类学—研究—西南地区
IV. K28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8182 号

人类学的西南田野与文本实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105-10166-5/K·1843 (汉 99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人类学或民族学区别于其他的学科有两大特点,一为田野调查,二为民族志的写作,田野调查为民族志写作的资料基础,民族志的写作和出版则为田野过程的成果再现。在从实践到文本的过程中,对被研究群体成员的访谈始终是人类学田野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之一。尽管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起,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被提倡为田野工作的主导范式,风靡整个人类学界,但在这一概念中,访谈是无需彰显的技术性基础,参与式观察与跨语际交流的访谈结合才是研究者获得异文化群体历史与现实材料的基本工具,它们不仅界定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使之具有较浓厚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人文色彩,也使人类学在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尤其是在对边远/边缘群体的研究中,具有更贴近于当地文化与社会生活、相对客观与真实的实践性知识。

作为田野基本技术的访谈,无疑也承载了人类学走向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普世性”(universal)与“特殊性”(particular)的问题。人类学以亲属制、宗教、礼仪、族群文化等事象研究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地方性和多元性,在“结构”(structure)与“实践”(praxis)之间寻求诠释的平衡,共性和个性的哲学命题,也构成人类学学科的经典问题。作为人类学方法的田野工作,如参与式观察或访谈,是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的通用范式,与此同时,因国家文化历史进程的差异,访谈等人类学方法在区域性学科发展史上也呈现出差别。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进程中,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们所作的田野无疑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点,研究工作多为学术机构支持下的少数或个体行为。西方人类学家特立独行、以志书怀的田野典范形象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早期阶段频频可见,边地游踪的记述往往将个人学术“旅行—探险”与国家—民族叙事融为一体。杨成志于20世纪20年代末单骑考察“西南民族”,在云南巧家渡金沙江,对巴布凉山“罗罗族”进行文字、语言、宗教、民俗的访谈与调查,他所留下的田野文字记录跌宕起伏,旅行与冒险的精神跃然纸上,其所设计的访谈纲要覆盖面很广泛,涉及“西南民族”历史沿革和地理的概况、文字语言及民间文艺、社会组织、信仰、婚姻、节令、丧葬和禁忌等方面,颇具描述民族志(descriptive ethnography)的整体观念(holism)。在他的个性化的体验中,一方面访谈格式与内容趋于实证与学科标准化,另一方面,访谈与调查的主旨则是“谋文化的贡献”、“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融合民族观念”、“维护边陲”和在学术上“争回中国人的体面”等等,^①这种个人体验、科学实证、学术创建与国家、民族和社会重构的志趣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费孝通、王同惠1935年的广西花篮瑶的社会调查、林耀华的1943年大凉山彝区亲属制和阶级考察等旅行经验和民族志书写中,形成了中国民族志发展时段中的一种“先驱”(pioneer)风格。归结起来,田野访谈技术与内容的规范化、学术主旨的国家—民族化和学术经验的个性化是民国时期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学术模式苏维埃化及苏联民族研究模式中国化的磨合过程,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成为了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工作。在国家既定民族标准和社

^①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41~4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会进化史观的导引下,语言调查、民族成分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在政府相关机构的组织下相继在中国民族地区开展。“推演”和“认证”民族、社会权威模式,而非“探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控话语结构。边疆地区的访谈和调查,经历了从民族文化元素辨析到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分析的过渡;在20世纪50年代10来年的时间里,中国民族学界的工作理念也实现了从早期“国家—民族建构”(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到后来的“国家—社会建构”(construction of state-society)的“大跃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民族学及其民族工作的典范模式,虽然在“教条”与“本土实践”方面后来在海内外学界颇有些争议,^①但20世纪50年代“调查组”时代所开启的“团队研究、集体写作和出版”风格,在西方的中国人类学史专家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看来,则可以视为中国人类学田野技术上的强项,就集体精神之下的跨学科、跨点和跨族群比较研究而言,对国际人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应的贡献。^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在人类学界也掀起一股自我反思与批判思潮。田野—文本生产—文本解读之间的曲折关系,主客观的问题,权力与真理的纠葛,访谈者与受访谈者之间的主体非均衡问题等等,让部分人类学家得出了人类学目前已进入了“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阶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替代性思维在人类学田野与文本创作中日益受到重视,主客体的二分观念逐步被摒弃,在田野访谈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访谈者与受访谈者之间的互动,“对话结构”(dialogic mode)与多元发

① Stevan Harrell (2001).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② Gregory Eliyu Guldin (1994).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p. 248.

声(polyphonic voices)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关怀文本生产的学者们试图从技术和语言的层面来营造出一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和谐”、“平等”交流氛围。^①

20 世纪末的中国人类学此时似乎也从以前的“个性化体验”、“集体主义实践”向一种“主体间性”的过程转移。在“文化自觉”的口号推动下,以本土的名义挖掘人类学中国化的特点,力图与西方共享经验的世界;以能动性作为导引,开始更加关注“他者”——地方、族群或土著的叙述,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在主体性方面的对话、流通、共享与互动开始增强。在这一阶段,地方文化历史口述与学术访谈这两种形式在中国人类学界逐渐时兴,这两种“口述”分别承继了现代人类学的两大功能,即记录、保存历史文化传统,和以异文化的研究过程来作为社会批评与学术史的反思。口述史(如“土改”或少数民族地区“民改”口述历史)的推动,不仅使研究者关怀历史事件细腻的过程与地方知识的错综复杂场景,而且也注重被研究者本身的主体叙述和能动性,口述的话语空间移位,叙述者(narrator)本人获得了相应的话语制高点;而学术访谈涉及的是学科定位、学术史进程及其与“他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访谈对象不再是传统的族群或文化“他者”,而是人类学家们之间的采访与对话。学术访谈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也发展出两种趋势,一是 21 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研究与学科史的宏观回顾,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区域人类学史的反思以及相应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再思考。本访谈录所涉及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即为一例。

① 相关讨论,参见 George E. Marcus & Michael M. J.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mes Clifford & George E. Marcus (1986), ed.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经杨成志、岑家梧、吴泽霖和李安宅等先生倡导的“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到抗战时期在构建西南复兴基地的过程中已蔚然成风。20 世纪 50 年代,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的核心区位,为中国民族工作、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区位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南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西南民族研究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一系列学术考察项目如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南昆铁路沿线、藏彝走廊、西南跨境民族研究相继开展,多元民族文化和边疆现代化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后西南研究的主要特色。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推动下,西南人类学研究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觉和国际化的进程,“族群”、“区域”和“跨境”研究三大范式交相辉映,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跨地区和国际化的研究趋势。

本文集收录了海内外 10 多位专家学者在西南地区长期从事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或交叉学科研究的经验访谈,它既是区域人类学中国西南研究学术史方面的回顾,也体现出当今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普遍关怀的形势下,人类学西南研究在中西交流、范式更替、学者经验与实践、与“他者”关系反思的过程。回顾与展望相辅相成,过去启迪未来,在采访者、受访者和读者之间永远是一种流动的过程,在前两者之间,访谈一开始,就意味着向过去式的演进,其结果则是一个广袤、开放的时空的到来,一个无止境的知识阐释过程的开始;访谈属于过去,而读者的空间,解读才属于未来!

彭文斌

2009 年 7 月 8 日于温哥华

目 录

序	/1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专访	/1
学术与学会的里程	
——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 会的发展	/38
跨越边际与自我的足迹	
——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王富文教授专访	/51
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	
——著名历史学与民族学家王明珂教授专访	/88
走进人类学的历史学家	
——美国著名清代边疆史、历史人类学家苏堂栋教 授专访	/116
学科关怀与学术思想传承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专家王建民教授专访	/137
多维视野中的人类学西南研究	
——跨越学科边际的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164
回归地方 再思田野	
——扎根基层的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184
被中国西南所吸引的人类学者	
——美国三一学院那培思博士专访	/207
“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	

——美国斯坦福大学墨磊宁博士专访 /225

文学与人类学漫谈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乐钢教授专访 /246

从“物之质”到“物之文”

——西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研究专家张建世教授
专访 /263

西南研究问答录

——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彭文斌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 /287

后 记 /307

Contents

• Preface	1
• Fieldwork, Colleagues and Anthropology in Southwest China—An Interview with the well – know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Professor Stevan Harrell	1
• Processes of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Distinguished Ethnologist, Mr Li Shaoming’ s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outhwest Ethnic Studies Association	38
• Beyond Boundaries and the Self—An Interview with the Australian Anthropologist, Dr. Nicholas Tapp	51
• A Scholar of Reflexive History and Practical Concerns—An Interview with the Historian and Ethnologist, Dr. Wang Ming – ke	88
• Approaching Anthropology from History—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onald S. Sutton, A Noted Qing Frontier Historian an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ist	116
• Devotion to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Inheritance of Anthropological Scholarship—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Jianmin, Distinguished Scholar of History of China Anthropology	137
• Multi – Dimensional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Southwest China—An Interview with the Literary Anthropologist,	

Professor Peng Zhaorong	164
• Return to Locality and Reflection upon Fieldwork—— An Interview with the Field Specialist, Professor Weng Naiqun	184
• An Anthropologist Attracted by Southwest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Dr. Beth Notar	207
• Scholarship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Minzu Shibie)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on Sense, An Interview with Dr. Thomas Mullaney	225
• Literary and Anthropological Articulations——An Inter- view with Professor Yue Gang	246
• From “Material Essence” to “Material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g Jianshi, An Expert on Eth- nic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	263
• A Dialogue of Southwest China Regional Studies—— By Xu Xinjian and Peng Wenbin	287
• Postscript	307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斯蒂文·郝瑞 (Stevan Harrell) 教授专访

〔访谈简介〕2007年8月在大理召开“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之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名家访谈”栏目主持人彭文斌对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 (Stevan Harrell) 教授作了专访。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



郝瑞 (中)

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郝

^① 指2007年8月7~10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和北大蒙养山人类学学社在大理共同举办的“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会议。

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作了详尽和精彩的评述。

【受访者简介】斯蒂文·郝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人类学系教授，国际知名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和彝学研究专家。

【采访者简介】彭文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彭文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郝瑞教授为今年8月在云南大理召开的“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西南区域人类学研讨会做一个专访。在这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郝瑞教授曾经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此，作为本次会议的海外协调者，我谨代表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的杨正文教授表示感谢。郝瑞教授决定今年夏天在西雅图和家人度过他60岁的生日，所以不能亲自参加本次研讨会，对此我们深感遗憾，但也能理解，同时我们也衷心祝愿郝瑞教授生日快乐。

郝瑞教授从1988年开始，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曾经多次到西南地区访问、讲座、做田野考察。他和四川的多家研究机构，如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凉山州民族研究所都有合作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彝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关系，比如和马尔子、巴莫娣妹的合作与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界被传为佳话。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

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较早进入中国内地做田野且时间跨度很长的人类学家，郝瑞教授对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状况都很熟悉，并曾于2001年在美国《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s Anthropology*）发表了《改革的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改革——中国人类学复苏与进步的人类学叙述》一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情况。除了学术专著以外，郝瑞教授还以不同的实践方式，如学术讲座、合作项目、学术会议和学生培养等方式，直接参与了中国人人类学的变革过程。

作为郝瑞教授的学生，我与郝瑞教授的相识是在1986年。当时郝瑞教授和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凯斯（Charles Keyes）教授以及政治系的佩莉（Elizabeth J. Perry）教授对西南民族学院做正式的学术访问，我作为学校的翻译参与了这次学术访问的接待和会谈工作。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在会谈中签署了学术合作与交流项目的协定。作为一名普通的外语翻译，我当时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理解是非常浅薄的。记得在翻译接待的过程中，华盛顿大学的代表向西南民族学院赠送了礼品和纪念物，其中一件礼品涉及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式样，我当时就被卡住了，后来也是郝瑞教授替我解了围，告诉我该图腾的含义。从最初了解“图腾”的符号意义到后来专门的人类学研究，这也是一段学术的缘分。这些年来，郝瑞教授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始终都是抱着极大的热忱和期望，大概也是因为这段缘分，所以这些年来，自始至终我都是按照中国的习惯称呼郝瑞教授为郝瑞老师。作为这次大理会议的协调者，我很荣幸能够通过这次专访，再次聆听郝瑞老师的教诲，从而对西南边疆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更深度的理解。

根据本次会议的主持人王铭铭教授和杨正文教授的倡议，本次西南区域人类学的工作会议，目的在于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者、港台学者和欧美学者近20年来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和史学实践，探索西南边疆族群文化与历史研究的研究范式与合作模式，因此，“对话、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西南区域人类学和边疆史学的发展”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结合会议主题，并征得郝瑞教授的同意，这次专访主要围绕以西南为学术背景的中西学术交流与合作、西南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西南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来进行。

郝 瑞：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应彭文斌先生的邀请参加这次西南区域人类学研讨会，而且还请我在会上作一个主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能到场出席，对此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我对这次会议的两位组织者——王铭铭教授和杨正文教授，还有这次会议的海外协调者彭文斌先生表示感谢。我祝愿这次会议成功，能出很多好的成果，也希望大家在会议期间过得愉快。谢谢！

一、中国西南研究回顾

彭文斌：首先，我们请郝瑞教授简单介绍一下，自1988年来近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西南地区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和地方发展项目等情况。

郝 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第一次接触中国内地的西南地区，是从你刚刚提到的1986年那次对西南民族学院的访问开始的。当时华盛顿大学派出了一个访问代表团，先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去了成都的西南民院，还有昆明的云南民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中国的西南地区产生了兴趣。1987年我又去了一次成都，那一次主要是和四川大学的童恩

正老师协调一些科研工作和合作项目的事，那时候童恩正老师有一个课题叫做“西南丝绸之路”，这是国家“七五”期间的课题，获得了在当时来说比较多的课题经费，有好几万元人民币。那时我也已经有了一些计划，想把自己的研究范围从台湾拓展到中国内地来，特别是中国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要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是西北地区，不过我看中国的西北地区多是牧民，他们都要骑马，我怕骑马对身体不太好，所以我选择了到西南地区。到西南地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能做像我在台湾地区一样规模的研究项目，当时我主要是想看中国人的家庭受到了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的影响后，家庭的结构、家庭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变迁。其实，那个时候，关于族群问题和认同问题，我几乎没有听说过，就更不要说感兴趣了。所以我第一次真正地进行实地调查是1988年在攀枝花，那次是通过童老师的一些朋友关系，由当时攀枝花文物管理处的邓耀宗处长帮我联系的。童老师和我一起从成都去攀枝花，我记得在火车上，童先生正在写批评“摩尔根模式”的文章，他请我帮他看一些英文翻译的问题，我们一边坐火车，一边看他的文章。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但是到了攀枝花，我主要研究的还是家庭结构的变迁。我们是6人组成的一个课题组，攀枝花有3个人，川大有2个人，还有我。我们在攀枝花呆了两个半月，选了4个不同的村落，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我是在田野中发现这个族群的问题的。我记得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村叫“迤沙拉”，这个村就在攀枝花的南端，靠近云南，是一个彝族村。这个村和我们有长期的关系，我去年还去过一次，现在我还有一些同事在那里做课题。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去时，不让我住下去，因为我是老外不能住农村。我在那里只看了一天，然后回到攀枝花市。吃饭的时候，和我下去的那些人表示对这个村子很失望，他们